

人間隨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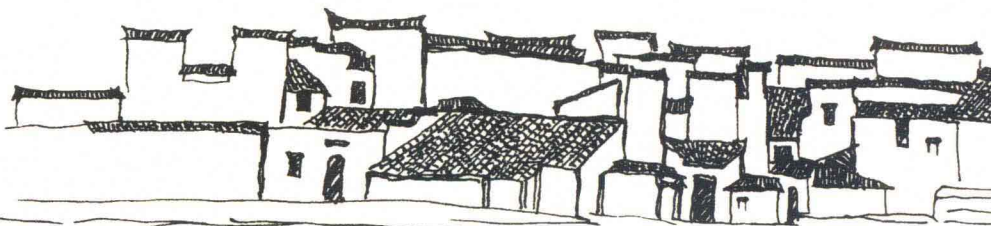


薛仁明 著

活泼喜悦，是中国文明的品性；
情意融融，是中国人世的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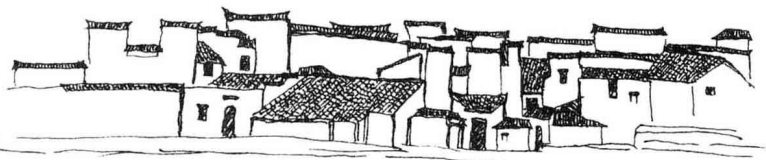
你是否记得，你是否怀念，

这片文化乡土，这片心的家园？



人間隨喜

薛仁明
著

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随喜 / 薛仁明著. — 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477-0516-2

I. ①人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中华文化—文集
IV. ①K2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6824号

人间随喜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: 100005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9206-8022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10txcbs/

印 刷: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

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350千字

定 价: 38.00元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改变，从心开始

立品图书·自觉·觉他
www.tobebooks.net
出品

代序·回归历史的轨迹——林谷芳访谈

林谷芳，禅者、音乐家、文化评论人，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，台北书院山长。六岁有感于死生，高一时读佛书有省，从此入禅；台湾大学毕业后，隐于市修行；后为印证生命所学，往来两岸，戮力于文化工作。其参禅讲学写作，均立足在安顿生命的真实学问。林谷芳乃本书作者之业师，此篇访谈对于作者文章及时代人心皆有点评。

访谈时间：2012年2月4日

访谈地点：台北书院

编者：本书的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躁郁时代》，写作缘起是作者与您在台湾的一场对谈。这篇文章似乎敏锐地摸到了当今的时代症候，因为躁郁不安是时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，像流行病一样几乎波及每一个人。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林谷芳：用一句简单的话讲，人心之所以躁郁，是因为所求未遂；所求不能达到，自然产生焦躁。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，是因为社会对于欲求给予的是鼓励态度。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以及时代氛围，都认为加法是天经地义要被肯定的。究其原因，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发达，不只是当今处在资本主义时代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近代以西方为

主导的文明发展，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勃兴以来，对人的欲求就一直作正面的看待，使其变得越发天经地义。可是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求一旦得不到满足，就会导致躁郁。

欲求膨胀，在西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。在西方，虽然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于历史上冲突不断，但每当人的地位被放大，神和原罪系统都会起到制衡作用，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力量。因为观照到原罪和人自身的不足而产生的谦卑，一定程度上始终是西方非常根柢的性格。而在中国，由于西方文化居于强势，西化即被等同于现代化，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化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浪潮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宗教机制和文化土壤，再找不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话，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。

无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多少弊病，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。那么该怎么办？一方面，是从大的方面，即社会机制的改造入手；另一方面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时代环境里抽离出来，回到“不与万法为侣”的主体，做到自足——社会还没有压缩到连这个空间都没有。当社会所有的机制和思想都在肯定外求的合理性，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网络里生命才有意义的时候，其实你永远拥有生命的自由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安顿。

所求未遂导致躁郁，如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。所谓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实际上也是欲求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，就会带来心理失衡。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酸腐，会愤世嫉俗，会说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这样的话，就是因为欲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了心理落差。最近在大陆，机制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，这是社会

转型的必然现象，也有其正面功能；但机制的改造和人心的观照，这两方面应当取得平衡，过分聚焦一个，都可能适得其反。

编者：您讲到知识分子，就关涉到本书引起热议的一篇文章，《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》。文章指出大陆知识分子过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，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，但立即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效应是，这些人越大声疾呼，心态就越不平衡，结果可能是离他们理想的安稳社会越远。

林谷芳：对这篇文章，其实我有些保留看法。仁明比我有更多儒家的味道，所以他笔下会倾注更多的社会关注；为了强调他自己的观点，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此，但还是用了一个全称的语气——“大陆知识分子”，这也是为什么该篇文章在大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。但抛开这一点，把它当做多数样态来看，那么大陆知识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氛围。

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议题，比一般常民百姓要广。按理说，应该是看得越广的人，心胸也越宽阔。但如果关注的议题很大，甚至无限延伸，而心胸却没有随之广大，反倒容易比一般人更加焦躁。知识分子因为关怀公共议题，因为比常人看得远而有忧虑，本是常态，但不能过甚。所谓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其中的“忧”，还不只是忧一个天下之议题，更是有天下之胸怀。这两者之间要对称，否则就容易怀忧丧志、愤世嫉俗，不仅给自己的生命造成负担，甚至可能加速社会矛盾。

我读仁明的文章，常会作两个设身处地的设想。其一是设想大陆读者的阅读感受，我想他们的反弹更多不是针对内容，而是出于情感。其二是设想我在仁明这个年纪，会如何去谈这些问题，语气是圆熟还是激

烈？我是对大陆看得越多，越觉得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所以不会把话说死。其实仁明本可以把话说得更完备，但我这是求全之论了；也许仁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剑，虽不能一击必杀，但剑路清晰，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可能性，只是，这一击是否反映了自己的急，也还是要自我反观的。

编者：人之所以有种种向外的欲望，是不是和物质文明时代下，人越来越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关？

林谷芳：在当代社会，许多欲望其实是人为创造出来的。好比手机，没有手机之前人也活得好好的，有手机当然不是坏事，但自从这个东西发明之后，的确不断刺激了人对手机新功能的欲望。

这不仅有刚才说的思想背景的原因，它和“消费刺激生产”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致的。当然，在群体社会里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某种主义或观点；但在一个社会总和体里面，有没有作为中和的机制，是避免危机的关键。就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，虽然现在还很难估量信息时代的发明者于人心的正负影响，但两岸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乔布斯捧为英雄，对其逝世如丧考妣，对他创造出来的消费需要的两面性，却几乎没有任何反省，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欲望的被创造是给予肯定的。

再来说生命体验的问题。三十几年前，“知识爆炸”这个词首次出现，说明知识扩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，发展到信息社会就更是如此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，也就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命体验。以往是知识分子容易有这个问题，他们会把概念当实在，从而陷入戏论当中；如今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沉溺在

虚拟世界里，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。我们一直说当代社会是多元社会，但因为信息渗透无远弗届，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要的信息，不必将自己暴露在一己不能掌握的实然环境里，从这儿来看，生命乃至社会反而是在趋于极度的一元化。而我们的文化论述总在倡导求新，年轻人在这样的鼓动下更加没有束缚，提供给他们物质支持也比以前好很多，可是若论到生命的安顿和积累，那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。

要反转这样的现状，可以通过一些人文的作为，让人们多一些实际的生命体验，带着更多的觉醒回到实际生活，他们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虚拟世界。现今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利，但这些严肃的对内在生命议题的论说，还是尽量要让想看的人看到。当有了更多觉醒的分众和个人，就可能中和一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
编者：那么在中国，要建立对物质文明和一元社会的中和机制，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？

林谷芳：这个问题我想先谈得远一些。我是教艺术的，过去我们上课，一定是先讲艺术理论，再讲艺术史；但现在教法不一样，顺序是倒过来了。为什么？说明我们看到，所有的美学都是历史的产物。即便像西方的思辨美学，想象可以抽离于美学现象去谈美的本质，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。这又说明什么？说明人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，文化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。文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，而需要有机地涵化？因为没有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真理存在。

人作为一个物种，当然有共通性；但随意把一个概念加上普世性，

其实是很危险的，这样容易忽略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历史轨迹。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活在这片文化氛围里，这土地和氛围都是历史的产物。只有接续这个历史，才能改变历史，而不是依据一个普世性的原理，就可以否定历史。每一个社会必然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，去寻求它可能与当代发生的对应，其对应的样态不一样，也是必然的。所以我们说西方理论不能简单移植过来为我使用，不是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价值，而是说要让它和我们的历史作一个有机的结合与转化。

可是近一百多年来，我们大体上是在用外来的理论看自己，把太多精力放在借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，以为西方文化是可以直接嫁接和引进的；太少尊重和遵循自己的历史轨迹，并思考如何从这当中寻得一条对应当代的路。

中国尤其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。中国文化是人间性的，好处是一切不离人间，但坏处可能是缺乏终极关怀。中国人在终极关怀上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感，通过历史的兴替起落，了悟生命该如何安顿如何扩充；历史的联结一旦不在，中国文化很可能就只剩现实性。所以说，西方文明传到中国，负作用之所以会那么大，一方面因为两种文化属性不一样，一方面和历史的切割也有关。中国寻求自己的出路，还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轨迹作思考。

从这一点考虑，那么可以看到仁明的一些说法，正是从中国文化母体出发所作的诠释，这是比较重要的；因为这是一个基点，没有这个基点，生命就很容易摇摆不定。我知道有些人对仁明有看法，认为他只讲结论，少有论理的过程；但仁明这样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观照有时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论理逻辑，它可以是一种直观和总体领悟。

编者：有人说，在大陆，中国文化文脉已断。对此您怎么看？

林谷芳：“文脉”也是一个全称的说法，而中国的民间是非常广大的。虽然文脉在大陆看似气若游丝，但并非已经断绝，而是不绝如缕。因为无论主流思想是否关注传统文化的接续，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尝试。大陆的文化人要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，自身一定要先有生命的印证；如果只是空谈文脉，那谈到后来反而是要断掉的，何况，当前多数的论说方式也都不是中国的了。对仁明的文章，就不能当学术论文来点评，因为他写作的诉求点并非学术，而是与生命情境的对接。

目录

代序·回归历史的轨迹 ——林谷芳访谈	1
楔子·《人间随喜》缘起.....	1
壹·躁郁时代 [时代流弊，在于人心]	
[躁郁] 躁郁时代	7
[空言] 现代学者太多，行者太少	14
[乖戾] 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	18
[倨傲] 请慎言“启蒙”二字	24
[迂执] 一以贯之——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	28
[骄吝] 才情之外，才情之上	33

贰·台湾现场 [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]

[政界与社会] 当美丽宝岛变成了综艺岛	39
[体制与现实] 不患寡而患不均——从陈光标谈起	44
[精英与民间] 隐性台湾与显性台湾	52
[民间与传统] 星云法师与中国的人间佛教	56
[学界与文脉] 中国文化在台湾?	61
[时代与青年] 黄仁宇与宅男	66
[教育与教改] “零体罚”与台湾教改	70

叁·志士修行 [自心光明，是谓志士；对应生命，是谓修行]

[元气] 万象历然——关于文艺	77
[欢喜] 只因那光明喜气—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	84
[朝气] 晚九朝五	95
[兴志] 独占一枝春——从梅花谈起	100
[清澈] 孔子的明知故犯	106
[气度] 孔门第一护法	110
[格局] 堂堂汉家岁月	114

肆·礼乐文明 [春风至人前，礼仪生百媚]

- [人世静好] 何谓文明?119
- [文明成毁] 华夷之辨122
- [乐著大始] “乐”126
- [清严本真] 凡中国乐器，皆是道器131
- [人情之美] 台湾的传统底蕴134
- [唯诚唯敬] 敬字亭与文化底蕴139
- [四时祭仪] 祖父祖母，皇天后土143
- [沉静清和] 法隆寺的黄土墙149

伍·文化兴邦 [游于艺，志于道]

- [文脉接续] 文章华国157
- [天心人意] 无心，以成其大——关于书法161
- [平淡天真] 纷纭天地，寂寥宇宙
——倪再沁老师与台北当代艺术馆大展167
- [温柔敦厚] 帮胡适说几句心里话178
- [存神忘形] 笑忘三国182
- [文化土壤] 关于两岸读经186

陆·教育之道 [使其虚心，使其滋养，使其扩大]

[师生印心] 重建师生关系	193
[为人师表] 当个神清气爽的老师	197
[端正寅畏] 知所寅畏，始可言教	201
[尊师重道] “讲座”与“演讲”	205
[兴味盎然] 游春涉险——关于阅读	209
[自在中学] 薛朴“留学”	214
[颐养性情] 食养山房，唱京剧	222
[耳濡目染] 二丫头读三国	228
跋·我的书，我的老师	237
编后记·何以安心，何以为家?	241

楔子·《人间随喜》缘起

这本书，名为《人间随喜》。

这本书，谈中国文化。

谈中国文化，首先，我不批判，更无敌意。“五四”距今，已近百年；我觉得，该跨越过去了。尤其今日，“五四”时代的清新，已然不再；若成天还学“五四”的口吻批判传统，都难免会流露出另一种陈腐味。台湾前“教育部长”杜正胜，就是这么一个“五四”遗老，前几年他闹的大笑话，既让人顿感时空错乱，更令人不胜欷歔。晚年的柏杨，也多少有此迂执，整天骂着中国文化，骂到后头，只落得与一群愤青相濡以沫；我清楚感觉到，晚年的他，并不快乐。我看他晚年的面孔，对照胡适昔日之照片，非常明白，“五四”时代的好空气，确实已然一去不复返。“五四”批评传统，尽管多有不对，但确实有股朝气；我不赞成他们的见解，却着实喜欢他们的朝气。然而，近百年后，物换星移，气运更迭，“五四”昔日之朝气，而今已转成暮气；彼时之英气焕发，现今也渐渐成了戾气愤懑。

于是，“五四”如果已成包袱，那么，就卸下吧！

其次，我谈中国文化，既不学院，也非学术。现今的学院体系，是根据西方的知识架构而成；这种体系，当然有其价值，但是，谈东方之生命学问，却实不相宜。二十几年前，我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孺慕之情，进了台大历史系；四年后，塞了满脑袋专有名词，我却一身狼藉，对真正的

中国文化，也完全迷茫。前年去世的台湾文化界名人孟东篱，五十年前，也同样怀着满身困惑，进了台大哲学系。他一心要解决人生之大惑，但是，他听了课，读了书，却依然完全无解。只好一脸忧郁，成天在台大校园内晃荡徘徊，在心灵上，他无家可归。

其实，我和孟东篱，都跑错了地方。

中国的生命学问，关键是体会与实践，向来就不是学院着力的抽象思辨；而生命的学问，重点也在当下的生命对应，而非客观的知识论述。在东方的系统里，当下的生命对应，是学问的关键；做不到的，就别说；若说了一堆，却与生命无涉，那叫戏论。孔子之所以不作系统论述，就是为了永绝戏论。这两年来，我常被称为学者，但老实说，我并非现代意义的学者；我是个行者，是个中国文化的“体践者”。虽说体践不深，但是，如何从中受益，却一直是我关心的焦点。我谈中国文化，其实只是浸润其中，深知其好，故说给有缘之人也来听听。

正因强调生命对应，注重当下，所以，中国人的宗教感，向来淡薄。彼世之憧憬，天堂的向往，中国人都不太当真。换言之，中国文化非常强调“人间性”。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，有个副刊，曾长时间引领文化风骚；极盛时，甚至曾受理订户专订副刊一个版面；此副刊，名曰，《人间副刊》。台湾又有个星云法师，建立佛光山道场，创立了一份报纸，名曰，《人间福报》。印度佛教对当下的世界、眼前的人间，皆以出离之心为本；关注的焦点，是如何解脱人生苦海，以进入另一个极乐世界。但佛教进入中土，开始所谓“中国化”，其实，就是吸收了中国的人间性。有了这人间性，于是，禅宗说，“挑水砍柴，无非大道”；又说，“平常心是道”。他们几乎不谈彼世，也不说极乐世界；他们活在当下世界，自在安然，花样百出。你看那群唐宋禅僧，个个生龙活虎，既杀佛、呵佛、烧佛，又打人、